



读史札记

人生惬意有“东坡”

□ 滴水石

“乌台诗案”以后，宋神宗“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了苏轼。这个时候苏轼就叫苏轼，没有苏东坡这个名字。被贬到黄州以后，苏轼“不得签署公事，不得擅去安置所”，生活穷困潦倒。因为政治原因，朋友大都不与其来往。黄州太守徐君猷怜惜诗人，在黄州东边给苏轼找了块长期荒芜的旧营地和两间破茅屋，从此，近五年苏轼“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筑室于东坡”，一家人在这块荒地上开垦种地，种桑养牛，过起了清苦恬淡的田野生活。而且，这种生活很快让苏轼其乐融融——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苏轼深深爱上了这块地，爱上了这种耕作的田园生活，爱上了黄州的山山水水、父老乡亲，乃至鸟鱼花蝶，把自己的名字都改成了苏东坡，“自号东坡居士”。

这片“东坡”何以让苏轼如此舒心畅快？研读相关史料，品嚼苏轼相关诗词，加上自己十多年前也有了这一块菜园子，深切感到有片“东坡”，是人生很惬意的事情。

首先，有片“东坡”，乐在其中。“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不在“东坡”里，苏轼是无法体会鱼鲜笋美的。脚踏一片地，头顶一片天，躬身挥锄把，天、地、人三位一体，交互作用，乐不可耐。翻着地，闻着泥土香，左边鸟跳跃，右边鸡捉虫，忽见一条大蚯蚓，两只母鸡各啄一头，拼力相争，搞起了“拔河比赛”。倚锄相望，自己都笑出声来。梅尧臣说：“雨脚收不尽，斜阳半古城。独携幽客步，闲阅老农耕。宝气无人发，阴虫入夜鸣。余非避喧者，坐爱远风清。”有片“东坡”，读此诗句，心里真是美滋滋，乐融融。

其次，有片“东坡”，悟在其中。翻地种菜，不仅有躯体之乐。晚清重臣左宗棠，奉旨带部队到新疆驻扎。他要求所有军营开垦种地，自己经常一大早起来，不顾年迈的身体，将与战士们一起种地。他是要让每一位将士知道土地的宝贵、百姓的艰辛、使命的神圣。电视剧《香山叶正红》里，毛泽东住进双清别墅。他与卫士们开垦了一片菜地，经常牵着小李驴到菜地里劳动。他是要让李驴从小就知粮食的珍贵、百姓生活的艰苦。

“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思量，能几许？忧愁风雨，一半相妨。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幸对清风皓月，苔茵展，云幕高张。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

“东坡”让苏轼悟出了人生真谛，何须争逐朝堂，不如建立一段回归自然、爽爽落落的生命情感。

第三，有片“东坡”，得在其中。我有深切的感受，自己的菜园，自己耕种，菜总比外面买的清香，瓜总比外面买的清甜。青脆的黄瓜，架子上摘下，袖子上蹭两下，一口下去，脆生生，甜滋滋。连我的小外甥和外甥女，只要进了菜园，总是不愿意出来，天天要吃清蒸茄子、凉拌黄瓜。这是物质上的收获，更是精神上的收获，丰富多彩，万般滋味。

“落日绣帘卷，亭下水连空。知君为我新作，窗户湿青红。长记平山堂上，敬枕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记得醉辞语：‘山色有无中。’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苏轼这种“达豪迈的处世精神，一定与“东坡”的生活密切相关。

第四，有片“东坡”，释在其中。苏轼变成苏东坡以后，觉得浑身轻松，没有什么不可以放下。他经常会到黄州的夜市里去喝酒。有一次，他无意中碰了一个身上刺青的壮汉。壮汉一拳，把苏东坡打倒在地，并恶狠狠地说：“什么东西！竟敢碰我，也不张眼看我是谁！”他肯定不知道被打倒在地的是苏东坡。可倒在地上的苏东坡忽然哈哈大笑了起来，回家给好友马梦得写了封信，说：“自喜渐不为人所知。”他过去是天下人都知道的名人、大家、才子。放在过去，他一定不会轻饶壮汉。可有“东坡”，有了平民生活，他看轻了虚名、地位、金钱。既然已处“东坡”，不如满心喜悦；既然难求抱负，不如静心；既然无法如愿，不如释然，用一颗通透无瑕的心，去拨开布满欲望的屏障，静观万物之变，坐享天地之奇。一代名相陈延敬，一旦遇到不快事，会经常钻到自己的菜园里，施肥、浇水、锄草，忙着忙着，心中的忧愁就全没了。因为那菜桶，那打靶锄头，那扁担水桶，让他想起未入仕的生活，让他想起平民日子的艰辛。与平民百姓之苦愁相比，自己还有什么苦什么愁呢！



近日在读江苏省纪委组织编写的《江苏历代贤吏为官之道》一书，受益良多。该书遴选了汉魏至清末200余位在江苏任职或江苏籍在外从政的贤吏，其中，明朝嘉靖年间句容县令徐九思被多次提及，特别是他画菜辅官立白菜碑的故事，广为传播。

徐九思(1495~1580年)，字子慎，江西贵溪人。他于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出任应天府句容知县，在任9年。他曾在县署门前的石屏上刻画了一幅青菜并题词：“为民父母，不可不知此味；为吾赤子，不可令有此色”，两旁且有副对联：“方丈石墙为户屏，一从画菜辅官箴”。他清廉勤勉，处事公正，深得民心。他离任时被百姓苦苦挽留，致使行程延迟月余。当地百姓自发为他建生祠多座，并将刻有青菜的石屏称作“菜铭碑”。在当时官场名声亦佳，被誉为“纯白之行，惠利之政，当为天下第一”。

许是我孤陋寡闻，之前对家乡历史上这位颇有政声的知县竟然知之甚少。为了一探究竟，我广泛搜集查阅相关史书方志和研究资料，发现其事迹行状多有记述，后人对菜铭碑研究褒扬的文章也多见诸报刊。

《明史·循吏传》中有徐九思正传。大明王朝有成千上万的官吏，但《明史》认可的循吏寥寥晨星，正传总共载录循吏30位。徐九思传，凡近500字，所占篇幅位居前列，足可见其非同一般。所谓循吏，即为“奉职循理”之官吏，能够治理好国家和地方且抚循百姓的官员。《明史·徐九思传》主要记述了他在句容知县和工部主事、郎中任上的嘉德懿行，结尾处载：“句容民为建祠茅山。九思家居二十二年，年八十五，抱疾，抗手曰‘茅山迎我’，遂卒”。《光绪续纂句容县志》卷三亦有载：“茅山有徐(九思)、丁(宾)两公遗爱祠。”由此可见，他不仅深受句容百姓尊崇爱戴，而且他对句容山水百姓一往情深。遗憾的是，《明史·徐九思传》中未见“菜铭碑”的文字记载，但是在《乾隆句容县志》有两处载录，且较为详细。

《乾隆句容县志》卷第二·公署：“嘉靖二十五年，令徐九思于县治东隙地建‘仕优亭’三间，环以石池，今废。又于县前建石屏，画从菜铭之，复题其上曰：‘为民父母不可不知此味，为吾赤子不可令有此色’。傍曰：‘方

省镇中即将迎来百州校庆，百州老校的辉煌激励着镇中人，引发着曾经在这里工作过的教工和从这里走出的一届届学子的回忆。

1981—1984年应是百州老校校史中的一段特殊年代。由于特殊年代的阴差阳错，失去“重点”“示范”称号的省镇中竟从1977年教育新起点开始大大落后于同城的另两所中学。1980年省镇中重又成为省重点中学，上级拨发了14万元专款(其时可算一笔巨款了)。将年久失修的校舍刷新一新，木质门窗换成了钢门窗。校园校舍的改观，让省镇中又看到了希望。

著名校友于漪在省镇中恢复重点的第一时间，让镇江中学与上海杨浦中学建立起交流学校关系，邀请教师赴沪学习，让教师们深受鼓舞，纷纷表示当起而行之，不能仅坐而论道。新入学的81级高中年级配备了最强师资，陈自立、洪蒲生、翁启天、解信鹏、刘学娟、梅敏丽等一批曾经经历过省镇中辉煌年代的骨干教师的“加盟”，显示了学校的决心。学校将历年来留下的常规管理条列和规定整理成册，让学校教育教学、校园管理等诸方面有章可循。

当时学校还是以教研组为办公单位的管理机制，大量抓常规实施的工作给班主任提出更高的要求。为适应常规管理，我们81级的六个班级六名班主任组成了一个不同于后来“年级部”的“年级组”，由3班班主任翁启天老师任组长并开始了有声有色的工作。

“做好操”“扫好地”“写好字”这些看似琐碎的事，在当时的教育环境和学校万事刚起步的状况下却不是易事。我们的“年级组”做得有板有眼，学校师生们看到新高一年级一般的精神面貌，士气大振，认为“镇中的振兴从这里开始”。年级组的碰头会安排在每周三上午第四节，写在班主任的课表中，每次李开朗副校长、分管主任陈自立必到，将班主任抓常规工作落到实处，从要求学生包书、包作业本等最基本要求开始，

永远的菜铭碑

□ 曲云进

丈石墙为户屏，一从画菜辅官箴”。

《乾隆句容县志》卷第七·秩官志：“徐九思，一名九经(笔者认为此处误将九思与九经视为一人)，江西贵溪人。由举人为句容令。清介爱民。尝图一菜于壁上曰：‘为民父母，不可不知此味；为吾赤子，不可令有此色。’报政将迁，民诣道邀留再三……今刻菜于石，移置县堂之西。”

可惜的是，句容县志中记载的这块菜铭碑早已无迹可寻。历史竟然如此有意思，80年后，在徐九思的故乡贵溪的邻县——江西铅山立起了一块同样内容的碑，而且还是出自一位句容人之手！据《铅山县志》载，立此碑者，为明朝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至天启元年(1621年)间在铅山任知县的笄继良。此碑材料为青灰石板，长四尺，宽二尺。下方及铭文均为笄继良手书，下方为一株大白菜，上镌刻“为民父母不可不知此味，为吾赤子不可令有此色”，落款为：“万历己未仲冬谷旦，句曲笄继良勒石”。“句曲”即为句容。

笄继良，句容人，字我箴，一字抑之，号我真，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举人。清初著名书画家笄重光系其曾孙。1616年，笄继良到江西铅山县任县令，因勤政廉洁，爱民如子，治县有方，政绩卓著。六年后，他被擢升为赣州州牧，后又擢升为汀州(福建长汀)知府。笄继良调离铅山后，铅山百姓深怀其恩德，集资在永平镇北彭溪桥兴建了“笄公”生祠以祭祀，供奉他的塑像，将白菜碑立于祠内。此碑现存于永平镇报本坊内。

这两块碑，一先一后，一块出自在句容任县令的江西人之手，一块出自在江西任县令的句容人之手。这绝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一种为官之道的传承。我想，笄继良可能在句容见过徐九思的菜铭碑，更应该听说过徐九思的故事。徐九思及菜铭碑在年轻的笄继良心中深深地下扎了根。

行文至此，我又产生了一个疑问：“为民父母不可不知此味，为吾赤子不可令有此色”的原创者是徐九思吗？经过一番查阅资料发现，原来与这句相似的话此前早有人说过，此后更是有人沿袭采用。

清朝初年著名文人画家恽寿平曾绘一



青菜碑



白菜碑

幅《蔬果园》，画一棵水墨大白菜，画面左上角的题跋：“不可使士大夫一日不知此味，黄涪翁语”黄涪翁何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北宋诗人、书法家黄庭坚。黄庭坚(1045—1105年)，一生为官清正，治学严谨，以文坛宗师、孝廉楷模垂范千古。其实，黄庭坚的原话是“不可使士大夫一日不知此味，不可使小民一日有此色。”是黄庭坚本人在一幅画上的题跋。此题跋与徐九思、笄继良的菜铭碑文字虽不完全相同，但是思想一致，都是勤政爱民的精神体现。

黄庭坚之后，也有人说过相似的话，分别见于南宋林洪所撰《山家清供》和南宋罗大经的《鹤林玉露》。林洪《山家清供》“满山香”篇有句云：“昔人赞菜，有云‘可使士大夫知此味，不可使斯民有此色’，诗与文虽不同，而爱菜之意无异……”林洪，南宋晋江人，宋绍兴间(1137—1162年)进士。《鹤林玉露》卷二·论菜：“真西山论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余谓百姓之有此色，正缘士大夫不知此味。若

自一命以上至于公卿，皆得咬菜根之人，则当必知其职分之所在矣，百姓何愁无饭吃。”罗大经，南宋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笔记作家，约宋宁宗嘉定末(1224年)前后在世。文中的真西山是指南宋理学大师真德秀(1178—1235年)。我想，林洪所述、真德秀所论也应该是受到前辈黄庭坚的影响。

徐九思效仿先贤，以天下兴亡改善民生为己任，立菜铭碑以自警。笄继良追步循吏楷模并将其精神发扬光大。他们也因此成为后世的榜样。清代南阳知府刘拱宸就曾照着他们的样子自刻一块文字完全一样的青菜碑。据说，这块碑现存于河南南阳知府衙门内。

岁月无情，历史有幸。“为民父母不可不知此味，为吾赤子不可令有此色”的菜铭碑，已然成为清廉善政的一道丰碑，成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家国情怀的最好注解，是清风镇江的基因密码，也是奋力书写“镇江很有前途”大文章的精神力量。



省镇中的再次振兴之路

□ 张正杰



第二排左起：(左7)语文老师金基美，(左8)本文作者、班主任、化学老师张正杰，(左9)物理老师陈自立，(左10)时任镇中党委副书记钱进，(左11)语文老师洪蒲生，(左12)数学老师杨承宏。

要求，“年级组”的介入，对教学管理的强化、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起到了保障作用。“年级组”参与教学管理，在培养学生的自学、动手、动脑等方面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洪蒲生老师的“五讲四美三热爱”报告，以美好的语言向全年级同学们讲述着爱祖国、爱人民的朴素道理，感染和教育着大家，他介绍小说《高山下的花环》的讲座，用其优秀语文教师的特殊表达能力向同学们全方位地推介和展示着小说、梁三喜、靳开来、雷军长的形象，自卫反击战战场的残酷，无不给同学们深刻的教育，那是一节精彩到称得上是享受的语文课，同学们意犹未尽一次又一次地传听着洪老师讲座的录音磁带，几十年后的同学聚会中依然有人提起听讲座传磁带激发语文学习兴趣的当年。

全年级开展各学科的兴趣小组：窗帘紧

闭黑洞洞的物理实验室内，在一束束光线的交叉中，学生们兴趣盎然地听着“激光”知识讲座；化学实验室中，同学们做着“水中花园”，展现着化学世界的多彩缤纷，学生们在认真弯曲玻璃导管，打洞橡皮塞，连接导管，自己动手完成实验装置。

……

这些都印证了李开朗副校长在“年级组”提出的，让我们的学生们感到学校是可爱的、老师是可敬的、学习是有趣的。班级管理工作是年级组最为关注的。如何建立良好的班集体，自然也成了大家关注的热点。陈自立主任、翁启天组长多次提出开展讨论和交流，并专门请洪蒲生老师做专题讲座介绍对建立班集体的理论思考。因此我们提出的“建立良好班集体”理念，和省内其他学校相比要早好几年。

洪老师的专题介绍会当时邀请了正在省镇中实习的南京师范学院化学系实习组。十多年后，当时的实习组长陆一鹏已是省内知名化学特级教师、南师附中中的校长。谈起当时的那场专题介绍，他依然印象深刻。

为迎接1984年元旦的校文艺演出，“年级组”组织了大型节目《长征组歌》，全年级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洪蒲生老师教歌、排演都是利用午休时间，翁启天老师从组织到后勤忙忙忙，陈自立老师有条不紊地协调各班班主任工作，各班班主任各尽其责。李开朗副校长弹琴，翁启天老师等手风琴伴奏，正式演出时大合唱队伍整齐、歌声洪亮，一个个红军战士的造型英姿勃发……久违的场景呈现在学校礼堂内，震惊了全校，团结向上的氛围鼓舞着所有师生。“镇中学子又回来了！”师生们这样的赞叹着。

年级组三年的工作总是紧跟学校领导的总体思路。严克群校长振兴镇中的决心，“实、活、严”的教风起了指导和决定性作用；周丰昌书记思想工作的深入细致；三年来住校班主任每晚和同学们一同上晚自习……

1984年高考，沉默三年的镇中再现雄风。高考的成绩完全在预料之中，开始奠定了镇江两所学校伯仲之间的地位。在低起点中奋起和振兴，是84届毕业生的重要特色，鼓舞着全校师生振兴镇中的激情和信心。

洪蒲生老师在1984年5月被提拔为市教育局副局长，此后陈自立、翁启天、解信鹏、邓干成等老师也都先后走上了领导岗位。显示出81届年级组教师团队的实力，也是对81届年级组所做的卓有成效工作的肯定。

这是百州老校的一个特殊转折点，省镇中再次振兴之路也就是从此开始的。在此，感谢省镇中一届届师生们的不懈奋斗。